



# 绿叶与根的情意

## —— 岷沙村民敬献香樟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纪实

◎ 通讯员 吴正豪

走进从江县岷沙村口,一位苗装打扮的姑娘笑眯眯地从树林中钻了出来,身边外来的客人都轻轻地“啾”了一声。她在容貌上,居然比我曾经在其他地方看过的美女还要漂亮。此时,我觉得她总有点眼熟,是在手机某个视频见过?一问才知道,原来她曾经被深圳华侨城的大型演出集团聘为演员,在掌声与鲜花中风光过四年有余。但她终于熬不过对家乡的思念,又回到了苗寨之中,为家乡的宣传做起了导游。外来的客人们也都觉得奇怪,见过繁华世界那么长时间的她,又怎么能耐得住这里的寂寞?但一听到对岷沙村情及一棵棵大树的深情介绍,就知道她真正的寂寞不在这而是外地。

在她的引领下我们往山上行走,不远处一座六角亭即在眼前。见不少村民与游客一起在亭中祭祀一段大树根,还有几位手持火枪的村民前后护卫着。她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岷沙村民敬献给北京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香樟树纪念亭!”

听完介绍,又恰巧遇上亲历此事的老支书滚老马,于是便与其攀谈起来。他1950年出生,1970年至1973年曾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1970年在湘黔铁路火线入党。1975年至1983年任岷沙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1988年至1990年任岷沙村党支部书记。他习惯戴着一顶鸭舌帽,一身正气,满脸的白花胡子。由于年老腿脚已不灵便,常拄着一根不离身的拐棍。他告诉我: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动工。12月下旬,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接到上级文件通知,要采伐60立方米优等香樟木敬献北京用以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州林业局将任务分配给从江、榕江、黎平、锦屏、剑河、天柱等6个县。因从江是林业大

县,承担任务为20立方米,其他县5至15立方米不等。

经过考察发现,岷沙村的“党侯坡”有一片100余年的香樟林。通过县林业局筛选推荐,报副州长、代理从江县委书记陆光玉同意后,即确定在丙梅区丙梅公社岷沙生产大队和西山区小翁生产大队等村采伐。并指定岷沙生产大队砍伐三棵优质香樟树,送北京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岷沙大队,距从江县城7.5公里(早年有一条从榕江至从江经过岷沙的泥沙公路)。任务落实到了岷沙生产大队后,1976年12月27日上午,丙梅公社李书记通知滚老马和岷沙生产队长王老当到公社开会,要求岷沙选择最好的香樟树,并且负责按照规格砍伐好,先集中运送到县林业局,经检验合格再运送到州府凯里,最后统一运送北京。滚老马和王老当队长立即回到生产大队,召集全村15位党员和7个生产小队队长、民兵连长等开会落实。

开会时,全场与会人群心情非常沉重、悲痛,一致同意贡献香樟木。

下午,滚老马带着民兵连滚水信、各生产小队队长到“党侯坡”香樟林选材。选中香樟树后,又立马到县城向上级作了汇报,县革委当即决定次日(1976年12月28日)进行砍伐。

那天,岷沙生产大队组织了大队干部、全村党员15人,7个生产小队队长,民兵连长还带领全村20多个民兵,共40多人进山。县革委陆光玉书记,县林业局李李世等领导也来到现场进行指导。

砍伐香樟树是连夜进行的,火把将“党侯坡”照得透亮。说是砍树,其实是挖树。他们先用锄头、钢钎等工具将树根挖到根部,再用斧子将树根砍断。在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利用外力拉引树木倒向指定方位,最后才用锯链(伐木锯)按照规格长短锯成一根根圆木。

挖到最大的那株香樟树时,当斧头砍断树根,树身发出呜呜声响,没有按照拉力牵引的方向而是直接往山下倒去,犹如苗寨全体老幼向主席鞠上深情一躬……

1976年12月29日下午,三棵大香樟树按照规格完成砍伐,县林业局派来一辆解放牌汽车,到岷沙转运两趟,才送到林业局保管起来。

1977年1月15日,从江县革委指派县交通局一名干部、县林业局一名干部和滚老马支书连驾驶员共4人,运送176栋、32.82立方米的香樟木到凯里贮木场,完成了任务移交。“我们通过比较,锦平县的木材最大,而我们从江的材质最好。”滚老马支书兴奋地说。

7天后,支书才从凯里辗转到了黎平。那时黎平的“二望坡”冰雪尚未融化,车辆不通行,又只好在黎平街头滞留了两天。此时,离1977年春节已不到20天。心急如焚,家里六口人,还有三头耕牛要等他回去料理。于是,决定从黎平走路回家。

来到永从,在荒山野路上认识了一位姓吴的铁路工人,他家住丙梅公社原从江酒厂一带,是赶路回家过春节的。天快黑时,滚老马和工人经过黎平县境的一所学校,老师们正在召开年终总结会。这时他俩已是饥肠辘辘,只想讨口饭吃再继续赶路,但姓吴的这位同乡什么主意都没有。支书两次走到学校门口,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又回到原路上。最后才鼓起勇气走进了学校,一口气说完找饭吃的缘由。由于方言和语速,老师们不知道滚老马在说些什么。在老师们耐心的询问下,才知道是送香樟木到州府,遇上大雪封山,现

在走路回家这个意思。何要证明,支书说“证明在林业局干部手中,他们早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经再三解释,老师们又打电话到贯洞区革委核实情况,书记梁祖达接电后证实:“从江岷沙滚支书是运送香樟木到凯里回来的。”这样,他俩成为老师们的座上宾,并且安排了住宿。因姓吴的工人回家心切,不同意。于是他们借着雪白的光亮,沿着融雪的泥泞公路一夜艰难地走到了贯洞。

天亮到贯洞后,才遇到了从江林业局谢尚远师傅到煤炭厂来拉运煤炭的车辆。在谢师傅的关照下,他俩才坐上汽车回到从江。

老支书滚老马说:“1976年底至1977年初的那段寒冷的冬天,我自始至终都参加香樟树的采伐、管理和运送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作为一名老党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也终生铭记,还是值得的。”

1977年3月22日,岷沙大队村民向从江县革委申请1.5万元,在岷沙大队“党侯坡”的香樟树苑处修建一座纪念亭。县革委很快批复同意,纪念亭也很快建成。占地260平方米,建筑面积42平方米,通高10米。1984年6月,从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江县林业志》大事记中记载:1977年1月15日,从江县敬献给毛主席纪念堂香樟木176栋,材积32.82立方米,其中最大的一株是岷沙村的护寨风水树,材积为2.783立方米。之后,中央拨给岷沙村2万元在原伐树桩处修建纪念亭一座。

从此,岷沙村民凡逢年过节都到香樟纪念亭来敬拜。

采访结束,我谢别滚老马支书。回头望去,只见山风劲吹,树上的绿叶正片片飘落树下给树根以深情地回报。岷沙苗寨也在黄昏的山色中渐渐模糊、远去……

# 偏寨,一段红色的历史记忆

◎ 通讯员 张文杰

偏寨位于清水江中游南岸,现属从江县施洞镇管辖,距施洞镇约1.5公里。全村包括偏寨、杨家寨、石家寨3个自然寨,辖8个村民小组,405户,近2000人,村内居民均为苗族。

这次去偏寨,是为追寻红军长征的历史足迹。虽然红军长征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红军长征精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飘扬。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不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发展之路产生重大影响。

站在偏寨红军码头遗址上,脚下是滔滔奔流不息的清水江。时光如流水,红军长征过偏寨,一晃就90年过去了。时间会改变许多东西,在偏寨还能找到红军留下的足迹吗?从红军码头遗址上来不远处,有一栋修缮一新的房屋,门前立着一块不大的碑文,走近一看碑文上写:“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台江红军中央军委纵队驻地旧址2022年6月”。大门没锁虚掩着,我喊了几声没人应,推门而入。围墙内是一栋老旧的二层木楼,这就是毛泽东在偏寨居住过的房子,其中一间屋内陈列着红军长征在偏寨时的一些物件:马鞍、马灯、箩筐、扁担……这是人们为纪念红军过偏寨时从老百姓家收集来的老物品,景物依旧,睹物思人。

从红军中央军委纵队驻地旧址出来,在寨中缓缓独行,寻寻觅觅,希望能在寨子里看到一些历史的影子,而寨中,砖瓦房林立,只有少数古老的木屋夹杂在砖瓦房之间。一栋老木屋边,有一小段石混搭的围墙,墙体在岁月的风雨侵袭下已残破不堪,墙中裸露的石块似乎在诉说着历史的过往。时代在变,偏寨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太阳已升起老高了,在寨中行走不一会已满头是汗,于是停下脚步在寨中的红军长廊上休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在长廊里休息,老人姓石,是石家寨人。我和老人在长廊里闲聊,自然就聊到红军过偏寨。老人说,红军过偏寨时自己还没出生,红军过偏寨也是听上辈人讲的。那是1934年冬天,红军长长的队伍沿清水江上来,毛泽东、王家祥、张闻天等领导的右路军中央军委纵队于12月26日到达偏寨村石家寨。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的红军并没有因为寨内没人而进入村民家里,反而很有纪律地在河边、路边、龙船篷里就地休息。红军需要在偏寨修整几天,军委领导在屋外无法办公,经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商议,选定石家寨石定录家为毛泽东等红军领导的住所。石定录的父亲石三林是一个读书识字的人,且交友广泛,消息灵通,所以他知道红军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听闻红军到达施洞偏寨后,石三林当晚就带着妻子张布松偷偷回到家里,看到红军一行人中有几位还身负重伤,便毫不犹豫地腾出房子让红军养伤休整,并拿出家中所有粮食分给大家。那些躲藏都在山林里的村民看石三林回家没事,也就陆续回来了。

红军在偏寨休养几天,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纪律,不拿群众财物,损坏东西照价赔偿,购买东西按价付钱,深得群众称赞。后来,红军启程,要过清水江北上,但由于之前的毁桥烧船,一时间竟无法渡江。于是石三林秘密联系群众,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鼓励群众积极支持红军。很多苗族群众献出船只,扛来木料,甚至拆下自家门板,纷纷来支援红军。只半天工夫,三座一两百米的浮桥很快搭成。大军过桥时,周围一带的群众汇集桥头、河边,一边送一边拉着手问红军什么时候再回来。过桥后,石三林又带着红军走了三十多公里直到施秉县。分别时,红军要留下三块大洋以示感谢,但是石三林坚决不收。红军没办法,于是留下了一个马鞍作为答谢。这个马鞍至今还留着,被石定录一家视为“传家宝”,他母亲临终前也一再嘱咐:马鞍要留好,再穷再苦都不能卖。解放后,曾有人出高价购买红军马鞍,石定录家都没有卖。红军马鞍就陈放在石定录家的老房子里,石定录家老房为两栋两层木房,长10米,宽约16米,高约6米。正面外墙为土墙,这栋木房墙壁上有三处还保留有毛笔写的标语。老人用手指着前方正那栋修缮一新的房子说。

据老人讲,红军在偏寨期间,走访贫困百姓,与群众认老乡;刷写标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没收地主富商的财物补给军用和分给穷苦百姓。赢得群众拥护和帮助。红军要过河北上,很多苗族群众献出船只,扛出木料,送来门板,挑来箩筐,有的连家里的板壁拆来支援红军。船工张荡东等数十人跳下寒冷的河水里,与红军战士肩并肩共搭浮桥。大军过桥时,周围一带的群众汇集桥头、河边,欢送红军……那是一种怎样感人的欢送场面?从老人的叙述中我触摸到历史跳动的脉搏。

和老人握别,我的大脑还沉浸在老人叙述红军在偏寨的画面里,眼前似乎又浮现偏寨村民帮红军渡江忙碌的身影,码头上村民与红军依依惜别的场景。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偏寨也在变化着。眼前的偏寨到处是拔地而起的砖瓦房,那个小木楼林立的偏寨已经隐进历史深处。我惊奇地发现,村民后来新建的砖瓦房上都绘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我想那不是简单点缀,而是对红五星的敬意,对红军长征过偏寨的追忆。

眼前,红军军委纵队驻地旧址、红军广场、红军渡口、红军驿站……一颗颗红五星在偏寨中闪耀。我知道红军与偏寨的军民鱼水情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画卷之中,红军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进偏寨苗家儿女生生不息的生命里。



经修缮的偏寨中央红军纵队旧址



红军赠送石三林的马鞍

施秉县:

## 骏马迎春龙灯展演活动筹备工作紧锣密鼓



本报讯(通讯员 施融)“听说施秉要办龙灯展演,咱们一起去感受下千年偏桥的年味!”连日来,施秉县“骏马迎春游施秉·百龙聚会闹新春”龙灯展演系列活动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吸引了全国各地网友目光,来自江西的市民章先生第一时间致电贵州亲人,相约赴这场承载六百年历史的文化之约。

施秉古称“偏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仅七百余载,却因明朝偏桥卫的设置,在西南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朝至元二十年,偏桥正式纳入封建统治版图,“苗疆走廊”开通后,驿站设立,中原文化叩开这片土地的大门。明朝洪武二十三年,偏桥卫设立,5600名卫军屯垦戍边,

凭“以屯养军”策略扎根黔楚要道,加之“调北填南”移民政策推行,军屯、民屯、商屯兴起,奢香夫人以偏桥为中心开辟驿道,让这里成为西南交通枢纽,才有“重贵阳,不得不急偏桥”的盛誉。

施秉龙灯文化的根,便扎在这段屯军历史中。明朝初期,偏桥卫屯军多来自湘、鄂、赣、皖等地,远离故土的将士们,每到春节便以龙灯寄乡愁,就地取材用竹子编龙身、用“甲纸”糊龙形,以梭镖为龙把,敲着军鼓走街串巷舞龙自娱,这便是施秉龙灯的雏形。

随着屯垦人口增多,舞龙习俗融入苗、汉各族生活,施秉人称之为“玩龙灯”,一个“玩”字,褪去乡愁苦涩,彰显烟火气

息。民国《施秉县志》记载,元宵佳节,施秉城乡扎龙灯、舞狮灯,游人如蚁,炮声阵阵,尽显“火树银花”盛景。历经六百年传承,如今施秉龙灯已成享誉四方的文化品牌,队伍组成丰富,规模蔚为壮观。

今年施秉的龙灯展演系列活动亮点纷呈,涵盖开幕式、巡游、炸龙狂欢等多项活动。将于2月25日(正月初九)晚,在施秉县音乐喷泉广场开幕,现场举行祭龙点睛仪式和群龙巡游,66米长龙、历史人物、龙灯花车等方阵,将沿该县城西街、十字街等主街蜿蜒前行。

2月26日至3月2日(正月初十至十四),“盛世巡游·万人接福”活动持续上演,每日龙灯巡游穿梭县城主街,正月十

一晚间,十字街还将举办“焰火勇士——炸龙狂欢”,10个社区亮龙队伍上演精彩炸龙表演。此外,正月初十至十三晚间,施秉城区还将开展“龙行施秉·福人万家”活动。

从偏桥卫戍边将士到如今的施秉百姓,从简陋竹纸龙灯到盛大展演,六百年间,龙灯承载着乡愁与欢喜,延续着偏桥卫士的忠勇精神。此次系列活动的举办,将全方位展现施秉龙灯魅力,让八方游客在锣鼓起舞中,读懂偏桥卫历史,感受施秉文化底蕴与新春温情。

据悉,活动全程免费开放,诚邀各界人士共赴这场龙灯盛宴,共品千年偏桥韵味。(本篇文章配图均为资料图)